

世界海陆空大战纪实

系列荟萃 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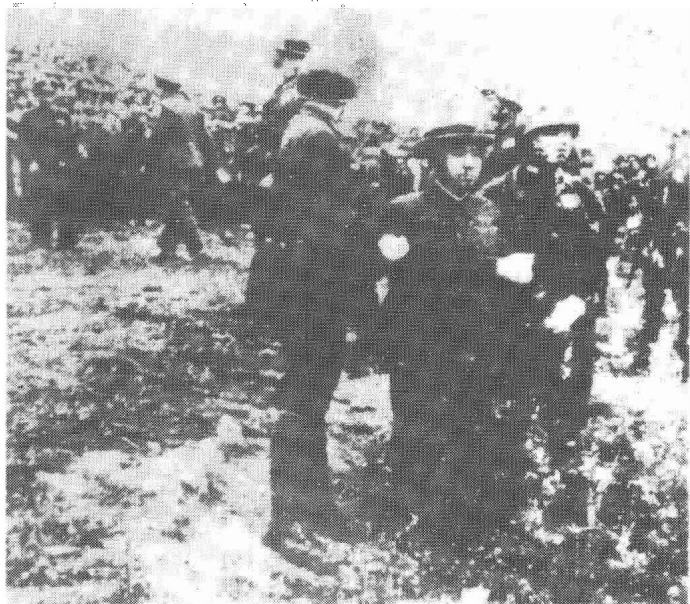
陈立华主编

大连出版社



墨索里尼 (1883—1945), 意大利独裁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之一。1922年夺取政权, 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1940年追随法西斯德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7月, 由于军事失利和国内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 独裁政权垮台后被囚, 9月被纳粹德国伞兵劫走, 在意大利北部充当德占区傀儡政权头子。1945年4月, 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处决。

南京大屠杀罪魁之一谷寿夫被判处死刑。图为该犯被押至刑场



世界海陆空大战纪实

系列荟萃Ⅲ

陈立华主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新生印刷厂印装

字数: 150000 开本: 787×1092—1/18

印张: 6 1991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0

责任编辑: 麦芒 封面设计: 曾家纪 曾红

插图: 刘秋安 沈宝钢 史晓侑

ISBN 7—80555—369—6/K·9

(辽)新登字15号 定价: 2.80元

世界海陆空大战纪实

系列荟萃Ⅲ

陈立华 主编

大连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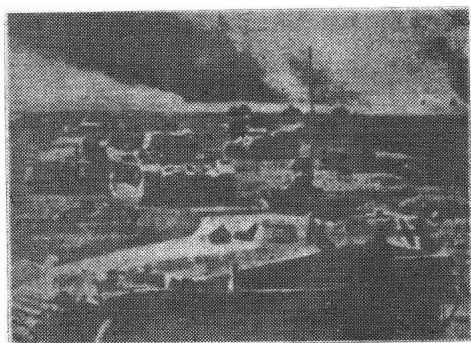
震惊世界的历次战争秘闻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等问题。图上自左至右为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



一九四四年夏，苏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在军用地图前用电话同其部下商讨作战计划。他右边是该军政治委员塔列金中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德军坦克突入苏联国土。

《世界海陆空大战纪实》系列荟萃Ⅲ读后回味无穷

绝对纪实 绝对热门 绝对震惊 绝对秘闻

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历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内幕秘闻

内 容 简 介

当您读着这部真实披露历次《世界海陆空大战纪实》时，作品中将军们的命令，伤兵的嘶叫，飞行员的眼泪，坦克手的呐喊，将会把您引入硝烟弥漫，炮声隆隆，战机俯冲，横尸遍野凄凉悲惨的广阔战场……

《硝烟弥漫的库尔斯克战场》是一次世界罕见的坦克大会战，在德军数千辆坦克、数万架次战机的攻击中，拼杀七个昼夜的朱可夫将军，决策是否失算？

《马里亚纳海空的较量》作品生动地再现了中太平洋美军第58特混舰队与日军海军第一机动部队的残酷海空战。美军米切尔将军与日本海军中將的这场决战，最终是谁凯旋而归？

《血战土伦的战将》您会欣赏到一个年仅23岁的青年军官，经过战场的血火搏击，艰辛地走上将军尊位的足迹。朋友，您想当一位将军吗？这部作品会给您启迪。

《激战在乌耳姆》是一幅巨大的实战图。当法军腹背受敌后，法军忙派出高级间谍，庞大的骑兵群，勇敢的决死队，最终菲迪南·麦克将军的千军万马为什么落泪长叹？

《中国远征军奇袭密支那》，《东吁中日攻守战》作品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亚太大陆战场残酷的奇景，读来催人泪下……。

参加本书编写的陈立华、殷正海。由陈立华统稿主编。

目 录

硝烟弥漫的

库尔斯克战场

- 作战指挥室的枪声
- 朱可夫将军的决策
- 七个昼夜的残酷激战
- 苏军的“鹰”扑向
德军远程车队
- 空前规模的坦克会战

马利亚纳海空的较量

- 志在必得的小泽中将
 - 肩负重任的斯特迪上校
 - 创建奇功的斯瓦基泰中尉
 - 战绩辉煌的尼德索克上校
 - 无路可走的大川少将
 - 痛失良将的米切尔将军
- 无畏勇士炮组
 - 无能的多佩将军
 - 血肉横飞的
莫格内夫堡前沿
 - 血染的金色光环
- #### 激战在乌耳姆
- 绝密军事情报
 - 法国腹背受敌
 - 潜逃的上校
 - 大炮动摇奥军阵地
 - 焦灼不安的菲迪南大公
 - 紧急奔袭的骑兵
 - 麦克将军的眼泪
 - 一方耻辱一方得意
- #### 中国远征军

血战土伦的战将

- 绞刑架下的不速之客
- 紧急受命决战之前

奇袭密支那

东吁中日攻守战

硝烟弥漫的库尔斯克战场

○ 陈立华

作战指挥室的枪声

1943年5月4日的下午，希特勒午睡刚起来，头显得异样的昏沉，他忙洗了个凉水脸，这才感到几分清醒。天是阴沉沉的，黑压压的云在飞快地向西移动，风一阵比一阵大，天要下大雨了。但没有闪电和雷声。

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隆声，希特勒急忙探头朝天空望去，编队整齐的战斗机群正向苏德战场赶去，他望着这些德国军队的魂（希特勒称战斗机群是德军的魂），又品着一连串的战场失败，一股苦水冲到了嗓子眼，他长长地叹口气缩回头，自言自语地说：我的空中雄师被苏军征服，这简直不可思议……

“元首阁下。”

报告声截断了希特勒的心思，他听声音就知道这是情报官德斯奎尔中将，梗头也不回地大声问道：“什么事，德斯奎尔将军。”

“奉您的命令，我已经将依泰将军请来了。”

希特勒听后仍然没有回头，两眼平视着窗外沉思。过了一会儿，才从牙缝里挤出一串可怕的字眼：“德斯奎尔将军，请您马上将冲锋枪里压满子弹！”

希特勒是一个多疑而残忍的法西斯头目，他身上佩戴着两支自卫手枪，作战室里又总是挂着他心爱的冲锋枪。跟随希特勒多年的德斯奎尔中将很清楚，每当希特勒要他给冲锋枪压满子弹时，就是他要亲自处死败

阵的将军。德斯奎尔中将不敢抗拒，但他犹豫了刹那间忙道：“元首阁下，依泰将军是……”

“执行命令，中将阁下！”希特勒回过头，盯住德斯奎尔。

德斯奎尔中将再不敢吭声了，忙转身取下冲锋枪，利索地压进一发发闪闪发亮的子弹，然后又把枪挂好。

希特勒亲眼望着德斯奎尔中将压完子弹，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两下，但没有出声。过了一会儿，他走过去摘下压满子弹的冲锋枪看了看，又自己还回原处，这才对德斯奎尔中将说：“收缴依泰将军身上所有的武器和佩剑，让他来见我！”

德斯奎尔中将会意地点了点头，忙快步出门。

希特勒对依泰是比较了解的。早年他到俄国军需学院留学过，后来又回到英国专攻军工制造专业，毕业回国后成了希特勒身边一位专门负责军火制造和供给的将军，他的俄国太太犹娜达很精明，是一位从事美术艺术的女性，为了讨好希特勒，她将她的画有意送给希特勒指教，同时为希特勒画了很多风景画，颇受希特勒喜欢。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遭到惨败后，希特勒就怀疑这位女画家是否在从事与她的专业不相符的绝密工作——为苏军当间谍。于是下令秘密地逮捕了她。无论依泰将军向希特勒怎么样担保解释，希特勒总是一句话：“依泰将军，犹娜达女士的身份，最终会使您感到遗憾的！”

由于犹娜达不断遭到特务的侮辱，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不到两个月，她便自杀于监狱。由此，依泰将军对希特勒产生了很



这是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军正在攻击德军

大的仇恨。而今天希特勒要召见依泰将军，又是为什么呢？

虽然，依泰将军无力测定这次召见的凶吉，但他一想到妻子的惨死，希特勒的凶残，一股愤怒的烈焰在心中燃烧。

现在，依泰将军走进了希特勒的作战指挥室，他似乎感到有一股寒气向他袭来，忙稳了稳神情道：“元首阁下，奉您的命令，依泰中将赶到！”

希特勒没有像过去那样热情地请依泰中将落座，更没有微笑着向他问安，而是面对巨幅作战地图一言不发，好象没有人进来一样非常的镇静。

依泰中将见希特勒对他这般神情，断定这不是好兆头，他忙警惕地扫了眼四周，作战室的墙上挂满了标着各色箭头的军事地图，而他正面的墙上的地图，是用一块黑色的布帘罩住的。除此之外，他看到的就是那支冲锋枪，而门口，除了德斯奎尔中将，还有一排武装警卫。依泰将军感到有些不妙，便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腰带，可那支手枪早被卫队长收缴了。

突然，希特勒敏捷地回过头来，盯住依泰问道：“依泰将军，您对妻子的死，恨我吗？”

“元首阁下，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我可以牺牲一切。我只想我们怎么样打败罪恶的苏联人，为我们德国军人增辉！”依泰毫不迟疑地回答。

“嗯，很好，我尊敬的将军，那么，您目前的一切思维都在我们的国家利益上？”

“是这样，阁下。”

“那么，您了解我们德国部队在战场上的基本情况吗？”希特勒逼住他问。

“了解一些，但不全面。”

“将军，我希望您能够将所了解的情况直率地告诉我，好吗？”

依泰中将犹豫了，希特勒是什么意思呢？

“只有真正关心我们德国命运的将军，才会时刻注意战局的异变。您说是吗，中

将？”希特勒又道。

“元首阁下，”依泰将军终于沉默不住了，“我很坦诚地奉告您，我们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损失惨重、教训深刻。请您注意，我军从1942年冬到今年（指1943年）春，仅仅在几个月时间内，几乎是每战必败。去年（指1942年）冬，我们与俄军作战，有110多个主力作战师是被俄军歼灭的。兵力损失和士气的打击都太大了！”

“好，您研究战局很深刻，”希特勒上前拍了拍他的肩头，“作为一个军队的高级将领，不但要记住胜利的战果，更要记住失败的教训。”

“阁下，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那么，您还记得去年底（指1942年），我在这里给您下达的作战命令吗？”

“阁下，”依泰中将不加思索地回答，“您当时心情沉重地对我说，从目前苏德战场的整个形势发展来分析，对我军日趋不利。为了挽回这种败局，我决定在俄国主要战场，重新集结主力部队，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反击……”

“将军，我要您回顾的是我给您下达的作战命令。”

“对，我正要继续回忆，”依泰忙回答，“您命令我关闭一批生产民用产品的工厂，命令他们生产军火，其中最要紧的是大炮、坦克、飞机的零部件配套产品，并且要及时补充给前线作战部队。”

“对，您记得很清楚，这很好！”希特勒赞扬着，突然脸一沉，话锋一转道，“据我所知，您在这段时期，不但不积极地组织生产，反而故意在生产军火的原材料、铜材、钢材上大做文章，达到拖延生产军火，破坏军火生产的目的，这怎么样向我交待？”

依泰一听大吃一惊，脸色苍白地眨了眨眼睛道：“元首阁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一直在忠实地执行您的命令，努力组织人力，赶造军火送往前线！”

“好吧，将军阁下，就算我相信您，那

么这白纸黑字，又说明了什么呢？”希特勒说着，将一个文件夹甩到了桌子上，“您自己看吧！”

依泰拿起文件夹打开一看，一封他亲自写给钢铁厂厂长的信件出现在他眼前，其中有一段句子很可能是希特勒在下面划上了粗红的线条，这段文字是：“……厂长阁下，仗还要打多久只有天才知道，上帝将我和您的命运捆在一棵树上，因为您负责生产钢材，而我负责生产军火。我这次急需的铜材、钢材是生产坦克专用的，如果有困难，就半年交货吧。您知道，我的妻子是元首阁下逼死的，我也没有心思像以前那样为他拚命了……”

“这封信，我肯定没有写！”依泰知道这封信的严重性，急忙大声拒绝道，“阁下，这是有人陷害我！”

“我们反复核对笔迹，是您亲笔写的！”

“为了政治、权力的需要，什么都可以伪造，难道一封信还不会模仿？”

“我不想跟您啰嗦，中将先生。”希特勒从墙上取下冲锋枪，“就是您的这封信，我们少制造了1000辆坦克、500门大炮。我怀疑您是俄国间谍，您们夫妻都是间谍！”

“元首阁下，”依泰突然显得异常地冷静，“您要打死我吗？太简单了，但是我要告诉您，我们夫妻是绝对忠于您的，而真正的俄国间谍在您身边，而且正受到您的重用？”

“他是谁？只要您说出来，我不但免您一死，而且保证您的绝对安全！”

“谁能相信您，阁下？！”

“混蛋！”希特勒咬着牙骂道，并且指头勾动了扳机，只听到“哒……”的一阵扫射，依泰中将一头栽倒在血泊中。

作战室里，火药味很浓，几个士兵正在朝外搬依泰将军的尸体。德斯奎尔中将快步走进来，希特勒一边朝墙上挂枪，一边对他说：

“德斯奎尔中将，请按我昨天通知的名单，让各部队的将军们马上赶来开会，我要宣布

作战命令！”

德斯奎尔中将点了点头，立刻拿起了电话。

朱可夫将军的决策

就在希特勒杀害依泰将军的第三天深夜，苏军司令朱可夫将军正在他的前线指挥部，召开决战前的紧急军事会议。

夜，月亮从黑云缝中冒了出来，映照在哨兵脸上。银色的月光是那样温柔，富有诗情画意。远处，不时地传来枪声和“哒哒”的马蹄声，击破黑夜的寂静。

这时，朱可夫将军稳稳地立于作战指挥部的中心。他的四周，坐着接到紧急命令赶来的各路战将。这群将军，都用敬佩的目光盯住这位指挥过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英雄指挥员。就是他的作战指挥艺术，使希特勒恐惧、失败。而今天，他又要下达什么样的作战命令呢？

“全体起立，脱帽！”朱可夫将军突然严肃地对大家说：“将军们、同志们，长期潜伏于德军统帅部的依泰将军和他的妻子犹娜达女士，曾为我们战胜法西斯提供过不少极其珍贵的军事情报。前一时犹娜达同志被捕后，我们曾经让依泰将军撤回来，但是他为了苏维埃祖国的利益，为了继续获取军事情报，要求继续留在敌人心脏。现在，他们夫妻都遭到杀害……”

悲痛的朱可夫将军，带领大家向依泰将军夫妻致哀完毕后，哑着嗓子说：“在过去的几个月，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希特勒遭到了沉重打击。最近，他在全德国发布了‘总动员令’，将大批民用工厂转产生产军火，强迫17岁到50岁的男性公民入伍，经短期训练，就补充到前线各战斗部队。依泰将军牺牲前，曾派人发回一份机密情报……”

朱可夫将军接着拿出情报宣读，当读到这么一段时，他着意地提高嗓门：“……希

特勒抓住英、美部队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已经将西线作战的精锐部队调往苏德战场。德军统帅部已经决定，在库尔斯克地区聚歼苏军，声称要创造一个德国的‘斯大林格勒’，挽回他在1942年末在苏德战场惨败的政治、军事影响……”

读完情报，众将军都陷入沉思，没有谁打破这种沉静，只有朱可夫将军缓慢的踱步声在“沙沙”作响。

“虽然，目前我军控制着库尔斯克的突出部，”朱可夫见大家沉默，都想听取他的意见，只好继续道，“将军们应该注意到，德军控制的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这两个地区



正在哈尔科夫指挥坦克作战的德军党卫军第二坦克部队司令保尔·豪塞尔将军，从坦克的炮塔里露出他那曾遭战火毁坏的面孔。他在1941年同苏军作战中被炮弹片削掉一只眼睛和部分下颚

是德军的两个集群军，是两个屯兵场，他们从这两个地方，能以最快的速度突袭我们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驻守部队，这种战局，将军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

“总指挥同志，”中央方面军统率罗科索夫斯基在椅子上坐不住了，“呼”地立起，“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批突击队，拟定了进攻奥廖尔德军的作战计划，请您审查后下达出击命令！”

“请坐下，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朱可夫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目光转到一位少将脸上，“瓦纳伯将军。”

瓦纳伯急忙“唰”地立起。

朱可夫盯住他接着道：“罗科索夫斯基

将军有意任命您担任坦克突击师师长，您有把握捣毁敌人的榴弹炮阵地吗？”

“将军，德军在一线的榴弹炮群，直接威胁我进攻的坦克群和骑兵的快速推进，所以，我已经拟定了详细的进攻路线和反炮击战术。如果战场没有太大的异变，我有把握捣毁这个敌前线榴弹炮群！”

“很好，少将同志。请坐下！”朱可夫满意地笑了。他知道，瓦纳伯少将是一位智能型将军，他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担任坦克团副团长，团长牺牲后，他指挥团队，闯过德军两道反坦克防线，捣毁德军3个炮兵阵地，11个暗堡火力点，为后续部队断开了

一条血路。战后他晋升为少将。对于他的勇敢和作战指挥艺术，朱可夫将军是了解的。

“瓦杜丁将军，”朱可夫亲切地呼叫着沃罗涅日方面军统率瓦杜丁将军的名字。瓦杜丁将军急忙立正。

“您对进攻别尔哥罗德的胜利有把握吗？”朱可夫问。

“将军同志，”瓦杜丁将军响亮地答道，“如果德军夺取了我军控制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就为他们再次进攻莫斯科打开了一条通道。”

“请把您的想法说下去，瓦杜丁同志！”朱可夫很感兴趣地说。

瓦杜丁环扫了众将军一眼继续道：“如果我们死守住了库尔斯克突出部，那么，我们对德军控制的奥廖尔集群军和别尔哥罗德集群军（指这两个地区各驻一个集团军）的侧翼，进行纵深突击。这种袭击若可以成功，那么，我们就能乘胜收复乌克兰、白俄罗斯地区！”说完，他坐了下来。

“对，瓦杜丁将军的分析完全正确；

朱可夫赞扬道，“正因为库尔斯克突出部的重要，希特勒已经在这一地区集中了16个坦克师、3个摩托师、31个步兵师、11000门大炮、3000辆坦克和装甲车、2000多架飞机，总兵力达100万左右。另外，还有一大批最新式的‘虎’式、‘豹’式重型坦克，‘斐迪南式’自动火炮也在运往库尔斯克战区途中，一场规模并不亚于斯大林格勒的大会战迫在眉睫了……！”

将军们个个都圆睁着双眼听着，头脑里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很紧很紧，时刻等待着朱可夫将军给自己下达作战命令。

“对这场大战总的战略战术构想是，在战争的初级阶段，我军必须用有准备的防御战来削弱敌人的锐气，造成敌人突击部队的重大伤亡和精神疲劳，然后在适当的时机，集中兵力快速转入反攻。根据这一战略设想，经最高统帅部批准，我决定由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和瓦杜丁将军率领的两个方面军驻守库尔斯克突出部，总兵力130万，火炮20000门，坦克3500辆（包括装甲车），飞机3000架。担任战役预备队的是科涅夫将军（后改称草原方面军）。具体作战要求，由作战处下达……”

将军们从会议室出来，夜已经很深了，远处不时传来德军飞机的轰鸣声和大炮的隆隆声，一场恶战又展现在将军们的面前。

七个昼夜的 残酷激战

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激战正残酷地进行着，整个库尔斯克战区变成一片火海！战局对德军不利！

这天深夜，经过激战的德军党卫军第二坦克部队司令保尔·豪塞尔将军，在他的前线指挥部，召开上校以上的军官会议，他要总结未能实现预定目标的教训，研究进一步打击苏军的战略战术，处治作战不力的军

官。

会战中的库尔斯克战区。夜，显得异常的繁忙，一架又一架的德军战斗轰炸机，在豪塞尔将军的指挥部上空掠飞而过；一辆辆最新式的“虎”式、“豹”式坦克，在急速地驶往前线。炮兵、步兵、骑兵的嚷叫声，不时地传进豪塞尔及其将领的耳内，大家把战胜苏军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豪塞尔将军身上。

豪塞尔将军是希特勒最信任的战将之一，他对库尔斯克会战充满胜利的信心。但此时，他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镇静和轻松，而是阴沉着脸走进了会议室。“唰”地一声，全体将校起立向他致敬。豪塞尔将军对这种形式上的尊敬并不感兴趣，他认为下级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拼命达到上级的作战目的，才是真正的尊敬，否则一律是虚伪的。所以，他的部下都深知这一点，不敢对他耍小聪明。

豪塞尔将军环视了一眼众将校后，抬起右手示意大家坐下，大家都绷紧神经注视着他时，只听他很生气地大声道：“元首急电……”

众将校一听这个节骨眼上希特勒来急电，断定其中必有不可估计的坏事，忙瞪大双眼盯住豪塞尔将军阴沉沉的脸，希望不吉利的灾星千万别落到自己的头上。

“……对坦克突击团团团长，塞斯泰上校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要按军法处置……”豪塞尔将军嘶哑着嗓门，一字一顿地宣读着希特勒的命令。

塞斯泰上校正坐在前排第七个位置上，双手捂住伤腿惊异地盯住豪塞尔将军，他不顾两名护士的劝阻，挣扎着站起来吼叫道：

“豪塞尔将军，这样草率地处治我，我不服！我要到最高统帅部去申诉！”岂不知，豪塞尔将军处死一个下级军官，简直比他拍死一只蚊虫还随便。

原来，当初豪塞尔将军奉命在哈尔科夫方向向苏军突破时，豪塞尔将军曾认为，必须要有一个坦克突击团撕开一条血路，于是，他想到了塞斯泰上校，就将塞斯泰请进

自己的作战室，用凶狠的目光逼住他问：

“塞斯泰上校，我部要在哈尔科夫向突破苏军防线，我任命您为坦克突击团团长，希望您能胜任。”

“将军，塞斯泰什么时候给您丢过脸？”塞斯泰傲慢地冷笑道。

豪塞尔将军点了点头，谨慎地叮咛说：“您的正面，有三道苏军反坦克炮兵阵地，您要坚决地捣毁这些炮兵阵地，为大部队突进创造条件！”

一听说有三道反坦克炮兵阵地，塞斯泰上校顿时心中一凉，他知道苏军的反坦克炮很有杀伤力，凭借他一个团的突击力量，要想在狭窄地段集结突破是有一定难度的。于是，他连忙道：“将军阁下，我希望再给我团增加一个营的编制！”

“如果您不能为后续部队打开通道呢？”

“将军，我愿接受最高军事处治！”

塞斯泰上校所讲的最高军事处治，就是处死。豪塞尔将军迟疑了刹那间，突然拍了拍他的肩头：“上校，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啊！”

“将军，请您下达命令！”

豪塞尔将军同意了塞斯泰上校的要求，给他的突击团又增加一个营的最新式重型“豹”式坦克。塞斯泰上校决意要让豪塞尔将军看看，他要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创造坦克战的奇功！

库尔斯克战役，苏德双方的坦克数量和质量基本持平，但德军采取的战术是，首先集中大批坦克进攻苏军的某一狭窄阵地，打开缺口后再扩大战果。豪塞尔将军非常喜欢采用这种惯用战术。而这次能不能突破苏军阵地，就看塞斯泰的坦克突击团了。

塞斯泰上校这次是用生命作赌注的。在他率领坦克突击团一连捣毁苏军两个反坦克炮兵阵地，而自己损失了二分之一的坦克的时刻，豪塞尔将军增援他的两个坦克营跟了上来。这一下他的劲头更足了，根本顾不得休整，立即向苏军第三道反坦克炮兵阵

地发起猛烈进攻。

苏军的反坦克炮弹密集得象暴雨一般飞来，塞斯泰上校毫不在意地乘坐在一辆“虎”式重型坦克里指挥作战。他望着坦克群冒着弹雨无畏地快速驶进，立刻利用无线电电话机向豪塞尔将军报告：“将军，苏军的第三道反坦克炮兵阵地马上就要被我突击团摧毁，我将向敌纵深榴弹炮兵阵地推进！”

“上校，祝您……”

“轰隆……”巨大的炮弹爆炸声，使塞斯泰上校无法听清豪塞尔将军后面说的什么，但它断定那是吉利的祝贺。他忙拍了拍被爆炸声震聋的耳朵，通过无线电电话机，指挥坦克群继续前进。

“上校，您看！”炮长莱巴杰特大声道。

塞斯泰急忙通过炮长瞄准镜向前沿凝望，他发现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坦克，全部被反坦克炮击中起火。第三梯队坦克群指挥官见前面两个梯队全部中弹，顿时大惊道：“上校，敌炮火太密太猛，能不能暂时后撤？”

第三梯队指挥官迪尔曼中校，曾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遇到过这种战况，那时，他的坦克被反坦克炮击中，车内人员除他之外全部阵亡。他从炮长瞄准镜朝外一看，战场上有很多苏军正在打扫战场，这时出击只是送死或被活捉，于是他换上血衣在坦克中装死。当黑夜降临时，两个苏军士兵爬上他的坦克炮塔，拧开炮塔盖正要下到坦克里庆祝胜利时，迪尔曼从死尸底下悄悄地举起手枪，打死了两个苏军士兵，换上他们的服装，在夜色掩护下潜逃出来。今天，他率领坦克梯队决意要报斯大林格勒之战的仇！

“迪尔曼中校，”塞斯泰上校大声对着无线电授话器道：“您必须冲过最后一道封锁线，捣毁敌人的反坦克炮阵地，为大部队开道！”

苏军的反坦克炮越战越狠、猛、准，第三梯队的坦克淹没在弹雨之中。塞斯泰上校眼见第三梯队坦克快完蛋了，正要命令第四

梯队，也是最后一个梯队冲上去时，他发现前面正在起火的坦克中跳出一个人，直向他的坦克冲过来。他定了定神急忙推开坦克炮塔，伸出半截身子大声喊道：“中校，快！”

迪尔曼中校飞身跃上坦克，爬进战车，喘着粗气道：“上校，快撤！敌人火力太猛，不然突击团全完了。”

塞斯泰上校愣住了。

“您只有一个梯队了，没有飞机的掩护，您是突不过死亡线的，上校！”

“混蛋，怕死鬼！”塞斯泰怒视着迪尔曼：“请您马上去指挥第四梯队，快！”

“上校，”迪尔曼瞪大双眼，“如果您不听我的劝阻，那么我们坦克突击团会被全歼的！”

“既然怕死，那就不必活着！”塞斯泰上校用手指狠狠地勾动扳机，两颗子弹射进中校的脑门……

处死迪尔曼中校，并不能使苏军的反坦克炮减少射击的密度，反而更加猛烈了。这时他注意到，阵地上仅有他乘的坦克还能动弹，只好转头向后退……

豪塞尔将军没有更多的时间听塞斯泰上校的申辩，更不想见到败将如此猖狂。他用力地一挥手，门外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和塞斯泰上校嘶哑而痛苦的呻吟声……

作战指挥室的将校军官没有任何一个人站出来表示不满和同情，而是都对自己的命运默默祈祷。他们战前就听豪塞尔将军介绍：苏军在库尔斯克战区是罗科索夫斯基率领的中央方面军；瓦杜丁将军率领的沃罗涅



库尔斯克会战中的
坦克战场面。

日方面军。这两个方面军的总兵力达130万人，他们装备的大炮在2万门之上，坦克3300多辆，飞机也有3000多架。不但火力强，装备好，还在库尔斯克突出部构筑了8个极其坚固的防御堡垒阵地，在纵深300公里的地带，建有大型防御阵地……

“将军们，”豪塞尔见众将校都阴沉着脸，急忙道：“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们从7月5日起，从奥廖尔到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方向的炮击是有巨大威力的。我们的步兵是30个师投入一线作战，其

中坦克师和摩托化师18个，同时还有大批飞机作掩护。经过7个昼夜的激战，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死亡代价，已经在奥廖尔至库尔斯克方向、别尔哥罗德至库尔斯克方向的不少防线，推进了5到35公里。但是，情况不容乐观，我们距离元首指定的战略目标相差太远。”

将校们听到这里，都低下了头，不敢再望着他们的司令豪塞尔。

“现在，我宣告一条绝密情报！”豪塞尔将军提高嗓门说。

将校们急忙抬起头，盯住豪塞尔铁青的脸。

“据最高统帅部通报，”豪塞尔将军继续扯着嗓门，“苏军在这个阶段，采取了消耗我军实力的战术，保存了以坦克为主的主力部队。最新的情报是，苏军将于7月13日开始，在库尔斯克突出部以北到奥廖尔方向，以及突出部的南部到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方向，全面向我军发起反攻……”

“将军阁下，”少将汤南科尔师长站了起来，“苏军投入的兵力和装备情况，能通报一下吗？”

“汤南科尔将军，请您注意我下面提供的具体数据，”豪塞尔将军有点不耐烦了，

“苏军这次反攻的主力部队共有5个方面军、22个合成集团军、5个坦克集团军、6个空军集团军和后方大批增援部队。而我部要在哈尔科夫方向打垮苏军的反攻，有把握吗？”

“有！”将校们“唰”地全体起立，异口同声地道。

豪塞尔环扫着众将校，突然拔出手枪，“如果我们不能打垮敌人，决不活着回来！”

“唰”地一声，众将校也都拔出手枪将枪口对着自己的右太阳穴，异口同声地重复着豪塞尔将军刚才的话：“如果我们不能打垮敌人，决不活着回来！”

“英雄的德国军官们，祝你们胜利归来。出发！”豪塞尔有力地一挥手：“快，到作战参谋部接受各自的作战任务！”

众将校快步向参谋部走去！激战在等待他们！

苏军的“鹰”扑向 德军远程车队

“各战机注意，德军大型汽车远程运输队已经进入我战区。目前，我上空尚未发现掩

护敌车队的敌机。各机按编队准备出击！”

苏军空中指挥官德尔斯特夫基上校，坐在一架战斗机中，通过无线电下达作战命令。

“呼呼”地一声声轰鸣，一架架战斗轰炸机按编队腾空而起，冲向德军的远程运输车队。机枪声、炸弹的爆炸声淹没了公路、汽车，浓烟伴着炸药的火光，映红了飞机上德尔斯特夫基上校的脸。他嘶哑嗓门大声喊着“注意目标，炸车，炸车！”

“305，305……”

“上校，305正在8000公尺高空巡逻。”

德尔斯特夫基听到305号战机飞行员的回答后，马上命令：“305注意，在我战区上空，如果发现任何德军飞机偷袭的疑点，都要立刻向我报告！”

“305明白，上校同志！”

德尔斯特夫基上校是苏军一位勇敢而善战的指挥员，同时是一名极为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早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的一天深夜，他率领战机偷袭一个德军强大的坦克集群军。那天夜里，繁星满天，德尔斯特夫基用超低空的飞行技术避开敌军的雷达，赶到德军坦克集群军的上空。德军大批坦克都集结在四面环山的山谷小平原上，准备在第二天夜里突袭苏军的榴弹炮阵地和反坦克炮阵地，然后直逼苏军的一个战斗机飞机场。如果德军的这一阴谋得到实施，苏军的损失将是相当大的。幸亏潜入德军内部的苏军情报官将敌人的作战计划及时地报告了苏军最高统帅部。德军坦克一律是刚刚装备的“虎”式和“豹”式坦克，性能较好。但是，在德尔斯特夫基指挥的飞机轰炸中，被炸毁129辆。（战后德军被俘少将提供），炸伤104辆，第二天只好取消了偷袭苏军的计划。

轰炸完敌军坦克集结地，德尔斯特夫基命令战机快速返航。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德军战斗机潜伏于苏军返航的空域。面对犹如猛虎下山的德军战机，德尔斯特夫基发现敌人企图将战斗机和轰炸机分隔开的阴谋。如果让德军的阴谋得逞，他们就会分别攻击战斗机和轰炸机。德尔斯特夫基一面命令战斗

机掩护，一面命令轰炸机很快脱离战区。由于战斗机机载燃料不充足，德爾斯特夫基边战边退，终于将敌机引入苏军的高炮射程内，然后迅速摆脱敌机。这一仗，德爾斯特夫基指挥的战机损失6架，而德军在苏军的防空炮火中，有11架被击中烧毁，3架迫降于苏军阵地，9架被击伤。战后，德爾斯特夫基受到斯大林元帅的接见。斯大林握着他的手，很善意地批评道：“您是我们最优秀的指挥员和飞行员。但是，还要不断总结教训。如果您不按原航线返航，潜伏于空域的德军不就扑空了？我们的伤亡不就会更小吗？”

望着斯大林深情微笑的目光，德爾斯特夫基激动得热泪滚滚……

这天在出发前，德爾斯特夫基就命令305号战机汉阿切夫上尉率领一小队战机在空中搜索、警戒，他不能让那

次惨遭德军突袭的事件重演！

“德爾斯特夫基上校，我机被地面炮火击伤，请求返航！”

德爾斯特夫基一听，就知道是驾驶轰炸机的金瓦少尉。他抬眼马上注意到，金瓦少尉已经将飞机升到与他一样的高度，飞机的左后方有一股淡淡的烟在朝外扩散。

“金瓦，金瓦少尉，同意你立刻返航！”

金瓦少尉可能是为了减轻飞机重量，加速返航速度，马上将机上所有炸弹全部空投下去，迅即返航。但是，没有飞出多远，飞机便凌空爆炸，一股巨大的黑烟与火焰划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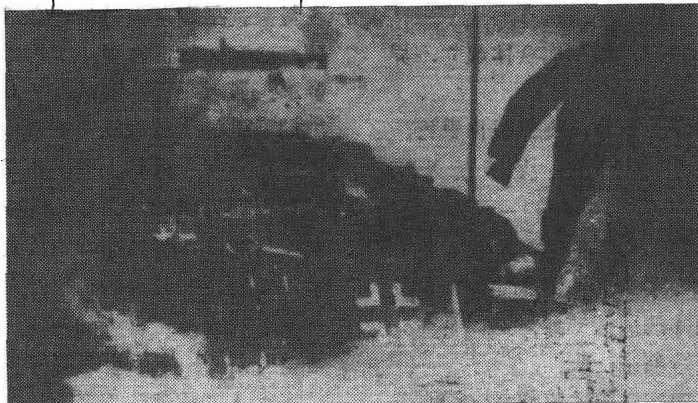
地面……

德爾斯特夫基上校沉痛地垂下眼皮。这时，他发现地面高射炮的火力越来越猛，又有一架轰炸机中弹。面对此状，他一边命令轰炸机继续轰炸敌军车队，一边命令战斗机集中打击德军的防空部队。

消灭敌人的车队，就是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德爾斯特夫基上校在出发前就明确今天出击的主要战略意图。经过七个昼夜的较量，德军进攻库尔斯克突出部，没有达到预定的战略目标，而且弹药、油料、兵员、坦克的零部件都很急需，在德军供给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这个载有大批德军坦克急需油料、炮弹的远程车队，就是德军的救死复生、猖狂反扑的希望所在。德爾斯特夫基决不能放过他们！

公路上浓烟滚滚，烈焰冲天，这是汽车载的汽油在燃烧，炮弹在爆炸。德爾斯特夫

基上校兴奋地大声下达命令：“各战机注意，要首先炸毁车队两头的车辆，然后再炸中间车辆，不准放过一辆敌车……”



一辆德军“马克—4”型坦克被苏军炮弹击中起火燃烧，一名坦克兵侥幸地跳出坦克死里逃生。

“报告上校，敌高射炮阵地全部被我摧毁，没有炮弹向我攻击！”

“注意敌人潜伏的火力，搜索轰炸！”德爾斯特夫基提醒着轰炸机、战斗机飞行员。

“305报告，305报告，德军一个飞行大队的战斗机，正高速向我空域飞来……”

德爾斯特夫基一听大吃一惊：“305，密切注视德军飞机！”

“305正占领高度！”

德爾斯特夫基上校身上冷汗直冒，他所率领的飞行大队，因长途飞行作战，油料和

弹药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如果跟敌机在空中纠缠时间过长……

“各战机注意，”德爾斯特夫基不敢再多慮了，“我是德爾斯特夫基上校，德军一个飞行大队的战斗机组，正向我袭来……”

公路上，德军远程汽车运输队，每天都遭到苏军的空袭，但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是：“……库尔斯克前线的坦克需要燃料，大炮需要炮弹，官兵需要吃饭，车队要不惜一切代价赶往前线，那怕是100辆汽车，最终只能到达一辆，也要冲过苏军的炮火……”

现在，由于公路两侧的防空洞很有限，大部分汽车只能在公路两侧的树下、突出部的石头下避开苏军的轰炸。苏军轰炸机，战斗机飞行员都是无数次执行这样的轰炸任务，他们很有作战经验，很快就炸中一批汽车。公路上浓烈的火焰冲天，汽油桶相继起火爆炸，将一个个火球射到另一辆尚未燃烧的汽车上，引起车上所载的炮弹的爆炸，气浪将一辆辆汽车又推倒、燃烧、爆炸……

德军车队总指挥官桑纳上校躲在一个防空洞中，透过洞口的硝烟，将这悲凉的一幕幕收入眼帘，心情异常沉闷。他正要冲出洞口察看沿途损失时，随车队而行的高射机枪营营长罗斯特少校，满身是血地冲过来，他的身后跟进几个全都负伤的士兵。

“少校，”桑纳上校抱住他，一双充血的眼睛死死盯住罗斯特，“敌机正在疯狂轰炸，我们损失惨重，您不到阵地指挥作战，到这儿干什么？”

“报告上校，”罗斯特阴沉着脸，“我营遭到苏机反复轰炸、扫射，现在就活着我和四个官兵了！”

桑纳大吃一惊，高射机枪营的覆灭，使他的车队失去了保护伞。但他保持着稳定的神态，从腰里拔出手枪：“少校先生，您的部队完了，您还活着干什么？”说着，指头勾动了扳机……

打死罗斯特少校，桑纳跳进早就备好的

吉普车，借助硝烟的掩护，飞快地驶到公路前面车队的首部。沿途，他看到一辆辆被炸毁、燃烧的汽车和一具又一具汽车兵的死尸横在公路上，还有些伤兵在炸弹坑中挣扎嚎叫着……

在车队首部的一个防空洞门口，吉普车刚停住，“轰”地一声，一颗重磅炸弹爆炸了，先从吉普车中跳出来的两个士兵倒在血泊中，其中一个腿被炸断了。随行的一个士兵正要过去抱起他，桑纳上校大吼一声：“住手！”

“上校，他还没有死，只是腿部……”

“废话，你有地方安置他吗？”桑纳说着，对着伤兵的脑门就是一枪，伤兵应声死去。打完，桑纳扭头对随行人员道：“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伤员的痛苦！”

随行人员都阴沉着脸，倒吸口冷气没有吭声，跟着上校朝路边的防空洞口跑去。

防空洞里，没有灯光，一辆汽车将洞内塞得满满的，却不见驾驶员和防空官兵。桑纳上校急忙朝洞顶部的草丛扫视，他发现司机和两个助手正伏在草丛中，各自怀抱一挺机枪对空扫射，两架苏军战斗机不顾密集的子彈，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反射。子彈打在洞顶的石头上，直冒火花。

“贝尔勒，贝尔勒！”桑纳认识司机，大声叫道。

贝尔勒是个老资格的汽车驾驶员，自从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之后，他一直在桑纳的运输车队服役，前天夜晚，他开的汽车满载炮弹驶往前线，中途被苏军飞机击中，他侥幸逃生。今天，防空枪声一响，他就将汽车开进防空洞。经验告诉他，战场上任何一点犹豫都是要不得的。

正在对空射击的贝尔勒，听到有人在叫他，而且是这个节骨眼上，便急忙停止射击，提着机枪从洞顶跳了下来。

“上校，快进洞，敌机扫射很凶！”贝尔勒将桑纳上校推进洞。

桑纳在洞里站住，贝尔勒的肩头被子彈击伤，他生气地夺过贝尔勒手中的机枪。“混